歐陽修集/卷10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奏議卷十 ◄

歐陽修集
卷一百七·奏議卷十一

► 奏議卷十二

河北轉運進狀四首

【論台官上言按察使狀〈慶曆四年八月，新除河北轉運按察使，未行。〉】

右臣伏睹近降朝旨，約束諸路按察使，備載台官所上之言，意謂按察使等所奏之人多不實，或因迎送文移之間有所闕失，挾其私怒，枉奏平人，朝廷都不深思，輕信其說。臣自聞降此約束，日夕憂嗟。竊思國家方此多事難了之時，正是責人展效之際，獎之猶恐不竭力，疑之誰肯盡其心？昨大選諸路按察之際，兩府聚廳數日，盡破常例，不次用人。中外翕然，皆謂一時之極選。凡被選之人，皆亦各負才業，久無人知，常患無所施為。一旦忽蒙擢用，各思宣力，爭奮所長，不惟欲報朝廷，豈不更希進用？豈可頓為欺罔，便徇私情？料其心必未至此。苟或如台官所說，則是兩府聚廳數日，選得不公之人。其或不至如斯，何必更加約束。竊以任人之術，自古所難，常能力主張，猶或有沮者，何況更生疑異，使其各自心闌，如此用人，安能集事？況按察之任，人所難能，或大臣薦引之人，或權勢僥幸之子，彼按察使者下當怨怒，上忤權勢，而不敢避者，只賴朝廷主張而已。今按察者所奏則未能施行，沮毀者一言則便加輕信，皆由朝廷未知官吏為州縣大患，而按察可以利民，委任之意不堅，故毀謗之言易入也。所可惜者，自差諸路按察，今雖未有大效，而老病昏昧之人望風知懼，近日致仕者漸多，州縣方欲澄清，而朝廷自沮其事。臣欲乞聖慈令兩府召台官上言者至中書，問其何路按察之人因挾私怒。苟有跡狀，乞下所司辨明。若實無人，乃是妄說，其近降劄子乞賜抽還，不使四方見朝廷自沮按察之權，而為貪贓老繆之吏所快。謹具狀奏聞，伏候敕旨。

【4論劉三嘏事狀〈慶曆四年〉】

臣伏見契丹宣徽使劉三嘏挈其愛妾兒女等七口，向化南歸，見在廣信軍聽候朝旨。竊慮朝廷只依常式，投來人等，依例約回不納。國家大患，無如契丹，自四五十年來，智士謀臣晝思夜算，未能為朝廷出一奇策，坐而制之。今天與吾時，使其上下乖離，而親貴臣忽來歸我，此乃陛下威德所加，祖宗社稷之福。竊慮憂國之臣，過有思慮，以謂納之別恐引惹。臣請略陳納之、卻之二端利害，伏望聖慈裁擇其可。往年山遇舍元昊而歸朝，邊臣為國家存信，拒而遣之。元昊甘心山遇，盡誅其族。由是河西之人皆怒朝廷不納，而痛山遇以忠而赤族。吾既自絕西人歸化之路，堅其事賊之心，然本欲存信以懷元昊，而終至叛逆，幾困天下。是拒而不納，未足存信，而反與賊堅人心，此已驗之效也。其後朝廷悟其失計，歸罪郭勸，悔已難追矣。此事不遠，可為鑒戒，伏望陛下思之。此不可拒而可納一也。三嘏是契丹貴臣，秉節鉞，兼宣徽，可謂至親且貴矣。一旦君臣離心，走而歸我，是彼國中大醜之事，必須掩諱，不欲人聞，必不敢明言求之於我。此其可納二也。況彼來投，又無追者相繼，既絕蹤跡，別無明驗，雖欲索之於我，難以為辭。此其可納三也。三嘏既彼之貴臣，彼國之事無不與知，今既南來，而彼之動靜虛實我盡知之，可使契丹日夕懼我攻取之不暇，安敢求索於我，自起兵端？若使契丹疑三嘏果在中國，則三四十年之間，卒無南向之患。此又納之大利，其可納四也。彼既窮來歸我，若拒而遣之，使其受山遇之禍，則幽燕之間，四五十年來，心欲南向之人盡絕其歸路，而堅其事狄之心，思為三嘏報仇於中國，又終不能固契丹之信。此為誤計，其失尤多。且三嘏在中國，則契丹必盡疑幽燕之人，是其半國離心，常恐向背。凡契丹南寇，常借幽燕，使其盡疑幽燕之人，則可無南寇之患。此又可納大利五也。古語曰：「天與不取，反受其咎。」此不可失之幾也。其劉三嘏，伏望速降密旨與富弼，令就近安存，津遣赴闕。惟乞決於睿斷，不惑群言。取進止。

【論兩制以上罷舉轉運使副省府推判官等狀〈慶曆五年〉】

右臣近准御史臺牒，為臣寮上言待制以上舉省府推、判官、轉運使、副等事，奉聖旨，去年敕命更不行用，令臣知委者。臣竊詳臣寮上言，悉涉虛妄。蓋因近日陛下進退大臣，改更庶事，小人希合，欺罔天聰。臣試請辨之。據上言者云：「若令兩制以上保舉，則下長奔競之路。」方今上自朝廷，下至州縣，保舉之法多矣。只如台官，亦是兩制以上舉，以至大理詳斷、審刑詳議、刑部詳覆等官，三路知州、知縣、通判，選人改京官，學官入國學，班行遷閣職，武臣充將領，選人入縣令，下至天下茶鹽場務、榷場，及課

利多處酒務，凡要切差遣，無大小盡用保舉之法，皆不聞以奔競而廢之，豈可獨於省府等官，獨長奔競而可廢？此其欺妄可知也。上言者又云：「遂令端士，並起馳騖。」且馳騖盡系小人，豈名端士？至如自來舉官之法多矣，豈能盡絕小人干求？況自頒新敕以來，何人舊是端士，頓然改節，馳騖於何門而得舉？乞賜推究姓名。若果無之，則見其欺妄可知也。上言者又云：「不因請托，人莫肯言。」此又厚誣之甚也。今內外臣寮無大小，曾受人舉者十八九，豈可盡因請托而得？自兩府大臣而下，至外處通判以上，人人各曾舉官，豈可盡因請托而舉？若云其他舉官不請托，只此敕舉官須請托，即非臣所知也。今兩制之中好人不少，繁難要害之地皆已委信任用，豈可不如外郡通判等，不堪委任舉官？況兩制之臣，除此敕外，亦更別許舉官，豈可舉他官則盡公，惟此敕則頓徇私請？此其欺妄可知也。又云：「每歲舉一百五十人，致人多而爭差遣。」臣算一人有三人舉主，方敢望差遣，一百五十人，須一歲內有四百五十員兩制為舉主。今兩制不及五十人，使人人歲舉三人，即才各是一人舉主，豈敢便爭差遣？況有不曾舉人者，或舉不及三人者。乞賜檢會去年終兩制以上舉到人數，便可知其恣情欺妄也。

8近日改更政令甚多，惟此一事，尤易辨明，故臣不避煩言而辨者，伏冀陛下因此深悟小人希合而欺妄也。緣自去年陛下用范仲淹、富弼在兩府，值累年盜賊頻起，天下官吏多不得力，因此屢建舉官之議。然亦不是自出意見，皆先檢祖宗故事，請陛下擇而行之，所以元降敕文，首引國書為言是也。當時臣寮，並不論議。近因仲淹等出外與朝廷經畫邊事，讒嫉之人幸其不在左右，百端攻擊。只此事，朝廷不暇審察，便與施行。臣昨見富弼自至河北，緣山傍海，經畫勤勞，河北人皆云自來未有大臣如此。其經畫所得，事亦不少。歸至國門，臨入而黜，使河北官吏軍民見其盡忠而不知其罪狀。小人貪務希合，又不為朝廷惜事體，凡事攻擊，至今未已。況朝廷用人屢有進退，豈有一人才出，便不問是非，盡改所行之事？若大臣一度進退，政令一度改更，如此紛紜，豈有定制？伏望陛下重察愛憎之私，辨其虛實之說，凡於政令，更慎改張。臣檢詳元降舉官敕意，亦是於國書檢用祖宗所行之法。今上言者卻云「因諫官論列，致差遣不定而有更張」，事涉臣身，不敢自辨。然臣在諫署日言事無狀，至今來臣寮指以為辭，豈可尚冒寵榮，不能自劾？請從黜罰，以免人言。臣伏見陛下聖德仁慈，保全忠正之士，進退之際，各有恩意，此所以能使忠臣義士忘身報國，至死而不已也。其今後臣寮希附上言，攻擊前兩府所行之事，乞賜辨明，擇其實有不便者方與改更，庶全大體，則天下幸甚也。臣伏睹去年八月二日元降敕命節文，云「比於國書，擇諸治要，見其官人之際，尤慎外台之選」，又云「然其進任，必屬近臣」。又今告示賞罰之命，皆三朝之攸行。此是元議，舉官因依，乞賜詳酌。臣無任激切祈天待罪之至。

【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〈慶曆五年〉】

臣聞士不忘身不為忠，言不逆耳不為諫。故臣不避群邪切齒之禍，敢干一人難犯之顏。惟賴聖明，幸加省察。臣伏見杜衍、韓琦、范仲淹、富弼等，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，一旦相繼罷黜，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，而不聞其可罷之罪。臣雖供職在外，事不盡知，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，其說不遠。欲廣陷良善，則不過指為朋黨；欲動搖大臣，則必須誣以專權。其故何也？夫去一善人而眾善人尚在，則未為小人之利；欲盡去之，則善人少過，難為一二求瑕；惟有指以為朋，則可一時盡逐。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，則難以他事動搖，惟有專權，是上之所惡，故須此說，方可傾之。臣料衍等四人各無大過，而一時盡逐，弼與仲淹委任尤深，而忽遭離間，必有以朋黨、專權之說上惑聖聰。臣請試辨之。

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讜論聞於中外，天下賢士爭相稱慕，當時奸臣誣作朋黨，猶難辨明。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，並在兩府，察其臨事，可以辨也。蓋衍為人清慎而謹守規矩，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，琦則純正而質直，弼則明敏而果銳。四人為性，既各不同，雖皆歸於盡忠，而其所見各異，故於議事，多不相從。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，仲淹則力爭而寬之。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，請急修邊備，富弼料以九事，力言契丹必不來。至如尹洙，亦號仲淹之黨，及爭水洛城事，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滬，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。此數事尤彰著，陛下素已知者。此四人者，可謂天下至公之賢也。平日閒居，則相稱美之不暇；為國議事，則公言廷諍而不私。以此而言，臣見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，而小人讒為朋黨，可謂誣矣。

臣聞有國之權，誠非臣下之得專也。然臣竊思仲淹等自入兩府以來，不見其專權之跡，而但見其善避權也。權者，得名位則可行，故好權之臣必貪名位。自陛下召琦與仲淹於陝西，琦等讓至五六，陛下亦五六召之。至如富弼三命學士，兩命樞密副使，每一命未嘗不懇讓，懇讓之者愈切，而陛下用之愈堅，此天下之人所共知。臣但見其避讓太繁，不見其好權貪位也。及陛下堅不許辭，方敢受命，然猶未敢別有所為。陛下見其皆未作事，乃特開天章，召而賜坐，授以紙筆，使其條事。然眾人避讓，不敢下筆，弼等亦不敢獨有所述。因此又煩聖慈，特出手詔，指定姓名，專責弼等條列大事而施行。弼等遲回，近及一月，方敢略條數事。仲淹老練世事，必知凡事難遽更張，故其所陳，志在遠大而多若迂緩，但欲漸而行之以久，冀皆有效。弼性雖銳，然亦不敢自出意見，但舉祖宗故事，請陛下擇而行之。自古君臣相得，一言道合，遇事便行，更無推避。臣方怪弼等蒙陛下如此堅意委任，督責丁寧，而猶遲緩自疑，作事不果，然小人巧譖已曰專權者，豈不誣哉！至如兩路宣撫，國朝常遣大臣。況自中國之威，近年不振，故元昊叛逆一方，

而勞困及於天下。北虜乘釁，違盟而動，其書辭侮慢，至有責祖宗之言。陛下憤恥雖深，但以邊防無備，未可與爭，屈志買和，莫大之辱。弼等見中國累年侵凌之患，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，故各自請行，力思雪國家之前恥，沿山傍海，不憚勤勞，欲使武備再修，國威復振。臣見弼等用心，本欲尊陛下威權以御四夷，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。

伏惟陛下睿哲聰明，有知人之聖，臣下能否，洞見不遺。故於千官百辟之中，親選得此數人，驟加擢用。夫正士在朝，群邪所忌，謀臣不用，敵國之福也。今此數人一旦罷去，而使群邪相賀於內，四夷相賀於外，此臣所以為陛下惜之也。伏惟陛下聖德仁慈，保全忠善，退去之際，恩禮各優。今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，惟願陛下拒絕群謗，委信不疑，使盡其所為，猶有裨補。方今西北二虜交爭未已，正是天與陛下經營之時，如弼與琦，豈可置之閒處？伏望陛下早辨讒巧，特加圖任，則不勝幸甚。臣自前歲召入諫院，十月之內，七受聖恩，而致身兩制，常思榮寵至深，未知報效之所。今群邪爭進讒巧，而正士繼去朝廷，乃臣忘身報國之時，豈可緘言而避罪？敢竭愚瞽，惟陛下擇之。臣無任祈天待罪懇激屏營之至。臣修昧死再拜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